



境界エリアで成長 原住民郷の教育に注目
 苗栗県タイヤル族教師の経験
 Growing in a Contact Zone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Education in
 Aboriginal Communities: The Experience of a Tayal Teacher from
 Miaoli County

文・圖—Iwan Hopping 吳學華 (苗栗縣泰安鄉象鼻國小教導主任)

台中市東勢區 ▼

成長在交界區 關注原鄉教育 苗栗縣泰雅族教師的經驗

我出生在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麻必浩部落，地理位置很尷尬的地方，買東西一定要到台中縣東勢鎮，到泰安鄉公所洽公，必須經過台中縣和平鄉到東勢鎮，再轉車到卓蘭，從卓蘭到大湖，再從大湖坐車到清安（鄉公所所在地），去一趟就要花上1到2天的時間，所以，大家常開玩笑說泰安鄉南三村乾脆劃給台中縣好了。

在交界區成長與求學

有印象起，我就是在台中的東勢成長的。後來才知道，父親與伯父兩兄弟非常重視教育，在四堂姊上國中的時候，他們兩兄弟決定賣掉一塊地的杉木，在東勢買了一間平房安置我們這群孩子，兩家孩子念書的共6人，而最小的我甚至還沒上幼稚園呢。

讀東勢國小時，從山上到平地念書的山地孩子不多，而且一個年級13班，也沒有太多機會認識其他山地孩子。國小三年級時，很幸運地進入音樂班就讀。四年級時，當警察的父親意外過世，家裡頓失依靠，母親獨自一人撫養我們3個孩子，生活雖然清苦，但母親不忘告訴我們：「唯有讀書才能改變生活，只要你們肯讀書，再辛苦我都願意。」而她經常坐第一班車上山工作，坐最後一班車回家，陪伴與督促我們。

上國中時，參加了軟網校隊，母親雖有怨言，但沒有強制要我退出，只要我成績不能退步，這讓我在苦悶的升學壓力下有個發洩的地方。因為大安溪畔的學區沒有國中，因此包括台中縣和平鄉達觀、自由及苗栗縣泰安鄉士林、象鼻甚至梅園的國小畢業生都到東勢去讀書，而且大都是讀東勢國中，一下子來了好多山地學生，剛開始覺得很新奇，過了不久就發現許多的差異，他們大多是功課不好被分到後段班，打架、翹課是常有的事，我曾問過我媽為什麼，她只輕描淡寫地回答：「山上需要好老師。」那時年紀小沒有太多的體會與瞭解，只是覺得他們跟自己不太一樣。



2012年11月，四年級學生參加泰安鄉文化祭儀活動表演。



2012年11月，四年級學生參加泰安鄉文化祭儀活動表演。

當年為了讀師專，曾經和母親嘔氣然後冷戰1星期，迫於現實我屈服了，揹起黃埔大背包，帶著棉被和一些家當，一個人坐火車到嘉義師專報到，展開多姿多采的師專生活。我不是個死讀書的孩子，合唱團、羽球校隊、舞蹈社及各項體育競賽（如籃球、排球、手球、巧固球、舞蹈等）都看得到我的身影，畢業時還領了體育獎。

從平地到山地任教

師專畢業分發到雲林麥寮的興華國小，一個靠海邊的農村小學校，全校共6班，對我而言是極度陌生的環境，從小在山城長大的我，非常不適應沒有山沒有樹的環境，面對不同文化的學校，心中非常忐忑，還好同事中有幾位師專的學長姊，化解我心中的不安。

出生在泰安鄉象鼻村的我，一直在台中東勢成長與求學。讀東勢國小時，從山上到平地念書的山地孩子不多。到了國中，台中縣和平鄉達觀、自由及苗栗縣泰安鄉士林、象鼻甚至梅園的國小畢業生，都到東勢國中就讀，突然接觸到好多山地學生，剛開始覺得很新奇，過了不久卻發現許多差異。





師專畢業後，分發到雲林和彰化的平地學校，後來調回苗栗縣，卻是從原鄉的後山到陌生的前山，一待就是15年。去年再申請調回後山的象鼻國小，一方面是擔憂部落孩子的未來，一方面是感覺愧對母親一直以來的期望。後山學校屬特偏學校，先天不良加上後天失調，需要更多關注。



有一次回家母親問我：「你要在雲林幾年？」我問：「怎麼了嗎？」她說：「部落裡跟你一樣念師專的有4個，沒有1個回來，山上的孩子怎麼辦？你們都沒想過嗎？」

第二年因不熟悉調動作業，不小心被調到彰化和美的和東國小，又是一個靠海的地方，一個全校30班的學校，當時帶一年級有50位學生，約有五分之一的孩子不太會說國語，對我來說是相當大的考驗，卻是個很好的磨練機會。

第三年終於調回苗栗縣泰安鄉象鼻國小，回家真好。好景不常，因為教師縮編，我這菜鳥自然變成超額教師，又要調校，從後山到了前山的汶水國小。老實說，在那之前我對苗栗的認識僅限於象鼻村和士林村，汶水（錦水村）對我是個陌生的地方。

從前山學校調到後山學校

2年後，因為結婚，隨外子調到苗栗最高學府（海拔最高）也最偏遠的梅園國小，在梅園國

筆者參加2012年度全國語文競賽泰雅語演說比賽，苗栗縣複賽獲得教師組第一名，後在全國賽獲得第三名。



小的4年，生了老大和老二，也考上主任。後來，因派任主任又調回汶水國小，這一待，就待了15年。

去年（2012年）4月決定調回象鼻時，很多人問我為什麼？在汶水國小已服務15年且離家近，安安穩穩地，為何要到後山，進到離家遠、風評差的學校去呢？想想在汶水，我和明照教練成立了棒球隊，為球隊考了教練證，這10年來在縣內總能拿到前兩名的成績。重要的是，孩子們經過球隊的訓練、比賽的洗禮，學會了紀律、尊重、互相關懷、不放棄；指導合唱團，除了參加比賽，還經常獲邀演出，也曾登上台北國際會議廳，與南賢天先生及長榮交響樂團合作演出；和秀英主任指導熱歌勁舞比賽，多年榮獲縣賽特優；指導學生參加族語戲劇比賽，曾參加全國賽得到優勝獎牌。以上都是經過多年的努力才有的成果，真的要放棄嗎？其實我真的掙扎了很久。

但近幾年來，聽到自己部落的學校一直傳出負面的消息，讓我很擔憂，一方面擔憂部落孩子的未來，一方面也感覺愧對母親一直以來的期望，因此考量自己的狀況，孩子們都大了，也自信把他們教養得不錯，可以不用花太多時間陪伴，這樣我可以用更多時間和精神在新的環境，便下定決心填調動，結果如願回到了象鼻國小。

原鄉教育的省思

山上的孩子天真可愛，在先天不良加上後天失調的環境下，需要更多的關注。泰安鄉後山學校屬於特偏學校，交通真的不方便，校長2年就可以申請調動，一所學校10年換5位校長，有人為了能順利調到平地，只求平安而不敢得罪老師，許多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，這麼說可能得罪很多人，但我還是要陳述事實，有的老師就此混水摸魚，甚至有老師把山上學校當作養老、等退休的地方，年輕老師可能因此得不

到良好示範及正確引導，抹煞了教學的熱忱，最後，可憐的是孩子，就此被犧牲了。

社會變遷、價值觀改變、經濟弱勢、家庭教育功能失調、教育資源城鄉差距過大等種種原住民族教育的問題，已存在多時，政府雖有多項補助及優惠措施，但教育成效改善了嗎？教育優先區課業輔導、課後留校、課後照顧、攜手計畫等等，學生留在學校的時間變長了，他們的基本學力提升了嗎？其他地方我不敢說，但我看到的並沒有。

曾有位教授指出，所謂城鄉差距，並非只是教育環境、教育資源的差距，最嚴重的是教師心態的差距，的確是啊！許多老師慢活的心態，慢慢侵蝕了教師的教育熱忱，慢慢腐蝕了孩子成長的希望。曾經有一次檢討習作時，我才說：「這是以前學過的基本觀念，你們怎麼…」還沒說完，孩子們就七嘴八舌地說：「對啦！我們就是笨啦！」「我們沒有未來…」「我們很差勁，沒有前途…」聽得我膽顫心驚，難道老師是這麼對待他們的？這麼消極與負面。

教育就是機會、教育就是希望。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，要多做事，要多幫助別人，尤其是部落的孩子需要更多人照顧，這是從小我母親告誡我的話，我一直記在心裡。我也許不是最優秀的，但是願意將服務25年的經驗，分享給年輕的老師們，讓我們一起為原住民孩子努力。◆



吳學華

泰雅族，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永安（麻必浩）部落人，族名Iwan Hobing。嘉義師專體育組、新竹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畢業，新竹教育大學台灣語言暨語文教育研究所肄業。現任苗栗縣泰安鄉象鼻國小教導主任。喜歡唱歌，從小參加合唱團，目前努力推動學校合唱教學。